

21世纪通才教育系列教材

唐诗宋词研究

修订版

冷成金著



21世纪通才教育系列教材

唐诗宋词研究

修
订
版

冷成金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诗宋词研究/冷成金著. —2 版 (修订本).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8

21 世纪通才教育系列教材

ISBN 978-7-300-18008-3

I. ①唐… II. ①冷… III. ①唐诗—诗歌研究—教材 ②宋词—诗歌研究—教材

IV. ① I 20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01128 号

21 世纪通才教育系列教材

唐诗宋词研究 (修订版)

冷成金 著

Tangshi Songci Yanji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 - 62511242 (总编室)

010 - 82501766 (邮购部)

010 - 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联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40 mm 16 开本

印 张 23.25 插页 1

字 数 448 000

邮政编码 100080

010 - 62511398 (质管部)

010 - 62514148 (门市部)

010 - 62515275 (盗版举报)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出版说明

通才教育、通识教育，或者素质教育、博雅教育，是一组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概念。尽管不少学者撰文辨析这些概念之间的细微差别，但是大体来说，它们都指向一种共同的教育理念，即教育的目的是使受教育者不仅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而且要兼具多种才能，具有较宽的知识面、较高的文化素质和健全的人格，成为全面发展的创新人才。

当代大学生应该具备哪些知识、能力和素质，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来看，大学生不论学习什么专业，都应该是复合型的高素质人才，不仅应该掌握某个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还要具备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许多高校在借鉴国外高等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国情和社会对人才的需要，设计出了各具特色的公选课程体系，在通才的培养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课程设置随意性大、缺乏适用教材的情况还比较普遍，不利于通才教育规范而有效地开展。

为了满足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进行通才教育的需要，我们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和对几十所大学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推出“21世纪通才教育系列教材”。其宗旨是拓宽大学生的视野，扩大其知识面，提高其人文素养，塑造其科学精神。我们将陆续推出由兼具专业功底和教学经验的优秀作者编写的、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系列教材，供高校教师和学生选用，从而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前 言

唐宋诗词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精华，也是人类文学宝库最为璀璨的明珠。“唐诗宋词研究”是高等教育中的文学、语言等人文类专业的基本选修课之一，也是其他专业的主要公共选修课之一。按照传统习惯，《唐诗宋词研究》一般分为唐诗研究和宋词研究两部分，宋词部分往往要连带讲解晚唐五代的词。

《唐诗宋词研究》不是古代文学史中唐宋文学部分的简单重复或延伸，也不仅是一般性的知识介绍，而是唐宋文学中唐诗宋词的专题性研究，是对唐诗宋词的细致分析和整体把握，在学术研究上具有一定的开拓性。

在研究方法上，该课程以具有代表性的唐宋诗词为研究对象，主要采取从文化视角切入的方法来研究唐宋诗词，而不是像以往那样限于时代背景分析、作家作品分析。该课程着重探讨唐宋诗词的文化意蕴，进而研究由此生发出来的诗词的审美属性和审美特点，探讨其内在的规律和特点。

按照循序渐进的思路，学习本课程的目的依次如下：(1) 熟悉并掌握唐诗宋词，提高古代文学的基本修养；(2) 通过熟悉、记忆、背诵、鉴赏大量的唐诗宋词，真正弄懂唐宋诗词何以为美，可以使我们从根本上提高审美鉴赏能力和审美感受能力；(3) 通过理解唐宋诗词的文化意蕴，对其中透显出来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产生深刻的认识，使我们的人文素质得到真正的提高，同时也培养我们对国家、民族和传统文化的热情。从根本上讲，学习唐诗宋词，包括学习整个古代文学以至传统文化，其目的都是为我们走向未来寻找有益的精神资源，为民族的发展提供基本的精神动力。

学习本课程的基本要求如下：(1) 根据指定的参考书，尽可能多地阅读唐诗



宋词；（2）熟悉《唐诗宋词研究》中出现的所有唐诗宋词；（3）背诵重要的篇目，尤其是即时练习和课程作业中涉及的唐诗宋词篇目；（4）要对基本篇目进行赏析；（5）要掌握主要作家的生平、代表性篇目；（6）要掌握主要作家的诗词的风格和艺术特点；（7）掌握唐诗、宋词的重要流派，对各个流派产生的社会背景，各个流派的代表作家、作品较为熟悉；（8）要深入了解唐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各民族关系等历史背景，要注意这些具体的背景与文学的发展和文学的特点之间的关系；（9）深入理解唐诗宋词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善于分析其中的文化意蕴。

应该说，学好唐诗宋词，不仅是学习了一门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人的综合的艺术素质、人文素质和文化素质。只有在认识上将这两方面辩证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学好唐诗宋词。



目 录

引言 唐诗宋词之美 1

上编 唐诗研究

第一章 贞观诗坛 11

- 第一节 六朝余韵 11
 第二节 王绩：隐士的清歌 18

第二章 诗潮乍起 21

- 第一节 初唐四杰 21
 第二节 刘希夷、张若虚：青春的歌唱 28
 第三节 陈子昂：风雅气象 31
 第四节 宫廷文人与律诗体制的完成 34

第三章 孟浩然：干求、隐逸与山水田园的吟唱 36

- 第一节 在干求与隐逸间徘徊 37
 第二节 在清幽与旷达的心境中吟唱山水田园 41



第四章 “诗佛”王维	46
第一节 感时思报国的豪情壮志	46
第二节 山水清音与田园牧歌	50
第三节 禅理与诗情的融通	54
第五章 边塞强音	58
第一节 高适：直抒胸臆与气骨爽朗	59
第二节 岑参：以瑰奇昂扬的笔触描绘异域风光	62
第三节 雄浑高亢的时代合唱	65
第六章 李白：以情感观照现实的“诗仙”	69
第一节 青春·酒·李白	69
第二节 深情的浪漫与执著的理想	71
第三节 美在生命自然	80
第七章 杜甫：扎根于主流文化深处的“诗圣”	87
第一节 “文章憎命达”	87
第二节 “诗圣”与“诗史”	89
第三节 “沉郁顿挫”之美	96
第八章 刘长卿、韦应物：从“立象以尽意”到“境生于象外”	103
第一节 刘长卿：在清气与工秀中营造淡远幽微的意境	103
第二节 韦应物：“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	110
第三节 “大历十才子”、李益	114
第九章 韩孟诗派	118
第一节 韩愈：宗李学杜，以文为诗	118
第二节 孟郊、贾岛：“不平之鸣”与苦吟	124
第十章 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	131
第一节 元结、顾况：新乐府运动的先驱	131
第二节 “一吟悲一事”：讽喻诗的主旨	134
第三节 白居易的其他诗歌	138
第四节 新乐府运动的其他参加者	142



第十一章 刘禹锡的怀古诗与柳宗元的山水诗	146
第一节 刘禹锡的怀古诗：在自然与人事的 比照中透显出浓烈的悲剧意识	146
第二节 柳宗元的山水诗：情意与自然的融合	151
第十二章 李贺：对生命悲剧意识的吟唱	157
第一节 由盛世不复、壮志不遂、时光不再、生命 不永整合而成的生命悲剧意识	157
第二节 以通感的艺术手法创造瑰丽、冷艳、瘦硬、奇崛的诗境	166
第十三章 杜牧与李商隐：唐诗绚丽的晚照	171
第一节 杜牧：在“雄姿英发”与“伤春”、“伤别”之间	171
第二节 李商隐：以心象熔铸物象	180
第十四章 许浑、郑谷：在悲慨沉郁中写照晚唐的山水意绪	185
第十五章 晚唐的现实主义诗歌	192
第一节 皮日休、陆龟蒙、罗隐	192
第二节 聂夷中、杜荀鹤	196

下编 宋词研究

第十六章 晚唐五代词概说	201
第一节 词的兴起与敦煌曲子词	201
第二节 中唐词人概说	203
第三节 温庭筠与花间词	204
第四节 南唐词概说	206
第十七章 柳永：以生命填词	210
第一节 执著“世俗”、否弃功名利禄的生命情调	210
第二节 新的题材与新的情感	212
第三节 柳永词的艺术成就	218



第十八章 晏殊、晏几道：对生存的深情体味与彩云易散的伤感	222
第一节 晏殊的词：对生存的深情体味	222
第二节 晏几道词：彩云易散的怀旧心态	228
第十九章 范仲淹、欧阳修、张先等宋初其他词人	233
第一节 范仲淹词：在边塞诗与豪放词之间	233
第二节 欧阳修的词：由浮艳走向疏隽	235
第三节 张先词：写“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	240
第二十章 苏轼：为词立法	246
第一节 苏轼词的题材：“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	246
第二节 苏轼对词的雅化	251
第三节 时代之情的歌唱者	259
第二十一章 秦观：在抒写“情”与“愁”中建构婉约词风	262
第一节 “词心”中的“情”与“愁”	262
第二节 “专主情致”、“能以韵胜”的婉约词风	268
第二十二章 贺铸：阳刚之壮美与阴柔之优美的融合	271
第一节 述志怀古的题材与清旷雄健的词风	271
第二节 歌情咏物的题材与深情绵邈的词风	274
第二十三章 周邦彦：集前人之长建立词的创作程式	278
第一节 爱情、艳情与身世之感	278
第二节 以“富艳精工”的艺术特色“结北开南”	282
第二十四章 “苏门六君子”与北宋后期的其他词人	285
第一节 “苏门六君子”的词创作	285
第二节 北宋后期的其他词人	289
第二十五章 李清照：在“当行本色”中展现闺情、爱情、别情和国破家亡之情	292
第一节 在抒写闺情、爱情中展现个性之美	292
第二节 国破家亡与女性的悲情	297
第三节 在婉约词风中展示清真自然的心灵	299



第二十六章 南宋前期的词人	303
第一节 叶梦得、朱敦儒、岳飞、“四名臣”等人的词	303
第二节 张元幹、张孝祥、陆游等人的词	307
第二十七章 辛弃疾：以爱国热情铸就伟词	312
第一节 辛弃疾的生平与思想	312
第二节 “辛稼轩，词中之龙也！”	314
第三节 “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的豪放词风	319
第四节 辛派词人	323
第二十八章 姜夔：以“清空”的词境建构词史上的地位	326
第一节 国事之忧、身世之感、情思之困与物华之美	326
第二节 “野云孤飞，去留无迹”的“清空”词境	331
第二十九章 南宋后期的其他词人	335
第一节 吴文英：在亦真亦幻中营造朦胧的词境	335
第二节 史达祖、刘克庄、戴复古等	339
第三节 周密、王沂孙、蒋捷等	344
结语 家园何处	356
参考书目	358
修订后记	360



引 言

唐诗宋词之美

唐诗宋词之美臻于中国文学之美的极致，但唐诗宋词何以为美，我们似乎一直不甚了然；古代评点式的论断告诉了我们哪些诗词是美的，但没有分析美的成因。当然，对某种事物的美感本来是可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但当我们专门“欣赏”它们的时候，就不应该停留在这样的层面上，尤其对于被我们民族视为美的典范之一的唐诗宋词，就更应该追询其美之为美的内在原因。现在通行的所谓“艺术特点”、“写作技巧”之类的分析对于提高我们审美能力到底有多大的帮助，甚至“艺术特点”与文学的审美本性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内在联系，都是值得怀疑的，而文学之美——尤其是传统文学之美——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则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实际上，传统文学之美是从传统文化的底蕴中生长出来的，离开了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感受，对传统文学之美的体味恐怕只会流于表面。

没有感受的理解是不可靠的，没有理解的感受是不深刻的。这里从传统文化中选取了几个与唐宋诗词有关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基本命题，以此为视角来“欣赏”几首唐宋诗词，希望有举一隅而三隅反的功效。

一、悲剧意识的觉醒与精神家园的追询

陈子昂是初唐提倡风雅，进行文风改革的重要诗人，而他最为人们熟悉的是《登幽州台歌》。当时，陈子昂随武攸宜征契丹，由于武攸宜不谙军事，他曾屡次进谏，不被采纳，致使屡屡失利，他心情颇为抑郁，想起当年燕昭王高筑黄金台招贤纳士的往事，感慨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参照《蓟丘览古》七首可知），

于是吊古伤怀，而有此诗：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一般的读者很少会知道此诗写作的“时代背景”，但还是一读之下，便被感动，这说明其中肯定有超越时代的东西，而不受时空的拘囿正是真正的艺术品的根本特征。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当我们弄清了某某作品的“时代背景”时，对它的感受反而减淡了许多，因为我们通行的“时代背景”解读法限制了人的超时空的审美想像。

从超越时空的意义上看，《登幽州台歌》已经超出了原有的怀古意义，而是表达了深沉的悲剧意识，从中透显出了人的“觉醒”：当你独立于天地之间、直视生存真相的时候，就会突然发现，人生是有限的，是虚空的，你正处在惶恐之中，你会询问自己的价值与意义何在！“古人”和“来者”似乎皆不足为凭，过去和未来也似乎难以为据。那么，人难道就在这种困境中绝望了吗？不，个人也许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悠悠”的天道却是永恒的。只要你将有限的生命融入到无限的天道中，你就会在“悠悠”的天道中获得永恒。

中国文化中的悲剧意识主要产生于对人的有限性的追问，并在对这种有限性的形上超越中得到消解；这一追问和消解的过程，正是价值建立的过程。这是中国主流文化——包括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的共同特征，儒家文化强调个人要在向社会集体、道德本体、永恒天道的融入中获得意义，道家文化强调个人要在向自然的融入中获得意义。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正与传统文化的底蕴相吻合，与民族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相吻合。

《登幽州台歌》同时还表现了中国人的“觉醒”方式。中国人的“觉醒”是从对自己价值依据的追询开始的，只有走过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心灵历程，人的“觉醒”意识才开始萌生。接下来的“涕下”不是哀伤和悲痛，而是觉悟了“天地之悠悠”——价值依据——之后的感动，同时也是对人生悲剧真相的审美认同。这种感受，相对于六朝人来讲，昭示着初唐时期的一种新的人格的降临；相对于中国人来讲，任何时候都应该会引起内心的感动。每一次吟诵，都会使人产生一次思考价值、追询价值、确立价值的冲动和渴望，中国人的价值感便是在这种无数次的冲动和渴望中积淀而成的。

《登幽州台歌》同时也表现了中国悲剧意识的基本特征。总的看来，与古希腊的悲剧意识相比，中国的悲剧意识并不仅仅注重暴露人的困境，而是在暴露困境中又弥合困境，在彰显出绝望时又指引了出路。在悲剧精神方面，古希腊的悲剧强调人与命运的抗争，这种命运其实是人的现实存在的极限状态，挑战极限的结果往往是失败的，但这更激起了人的抗争精神，因为人在本质上是一种主动挑



战环境、挑战自身、挑战极限的存在物，并因此与动物的被动适应环境区别开来。但古希腊的悲剧意识指向的并非是绝望，而是有着明确的现实性的出路。以《俄狄浦斯王》为例，在“命运一出，诸神退位”的前提下，俄狄浦斯与命运抗争的结果自然是失败的，但俄狄浦斯自身却成为楷模和榜样，所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在这一意义上，俄狄浦斯不仅不是绝望的，反而是成功的。还有，如果不愿意与命运抗争，还可以向命运“投降”，这便是宗教的由来。而中国文化中的悲剧意识主要来自对人生有限性的追问，人生无价值，天地乃中性，对人生有限性的形上超越才是建立价值的唯一途径，这比与外在的命运抗争更为根本。因其没有外在抗争的对象，因此也就没有可“投降”的对象，宗教也就很难产生，所以其悲剧意识就更为彻底。其悲剧精神指向的是由人自证的内向超越的价值建立，在“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意义上，比依靠与外在命运斗争建立价值来得更为正确、可靠和持久。

中国悲剧意识的这一基本特征既与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相一致，也与执著与超越统一，此岸与彼岸统一，形上与形下统一的传统哲学相吻合。《登幽州台歌》先是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呐喊暴露了人的价值困境，然后指出了融入“悠悠”“天道”的出路，而融入“天道”的方式就是在现实的生活情节中感受“天道”，或者说是在“天道”的观照下来感受现实生活的情节。这样，人生困境的暴露与弥合就在一首短诗中和谐地统一起来了。

孟浩然的《宿建德江》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对精神家园的追询和价值的建构。诗云：“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中国人没有外在而超越的价值观念，走的是内在超越之路，中国人生来便被道德本体放逐，所以，在古典诗歌中，孤舟之类的意象才那样的浓密。“移舟”二字将孤舟和飘零之意囊括殆尽，况且所泊之处还是“烟渚”，家园迷茫，无可求索。那么，为何“日暮”就“客愁新”呢？“日之夕矣，羊牛下来”，那日暮人归的图景，在初民那里原本是极普通的，可数千年来不断地打动着我们的心，今日读来，犹使人在沉醉中挟有绵绵的心痛。那不是梦幻，而是一种虚灵的存在，是一种文化原型，是对诗意生活的向往，是对失去的精神家园的追忆，是难回故乡的永恒的伤感。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其实就是当下的心理结构，是靠每个人在生命的历练中不断体味的，精神家园是在不断的呈现中存在的，追询的过程便是呈现的过程，所以，每当象征家园的日暮来临时，无所归依的游子便要起家园之思，等待着精神家园一次又一次的新鲜的呈现。而“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则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人与自然亲合的图景，是精神家园呈现的物化形态，为前面的追询提供了归宿。所以，这首短诗概括了我们民族追询精神家园和家园呈现的情绪流程。

二、在天道与人道的疏离与亲合之间

杜诗诗歌的主要审美特征是“沉郁顿挫”。杜甫自己在《进〈雕赋〉表》中



说：“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企可及也。”此处的“沉郁”，是指学养深厚，“顿挫”是指节奏的抑扬缓急，后来的含义有所不同，应该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深沉博大的思想情感，忧国忧民的价值关怀，浑融含蓄的气象，抑扬顿挫、回旋张弛的节奏。例如《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首联起句突兀，如狂飙来自天外，将全诗笼罩在沉郁悲壮的气氛中，但又透显出大化流行的刚劲和廓大深邃的情感追求。颔联之所以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原因在于它表现了典型的中国式的悲剧意识：个体的生命也许没有希望，但天道是永恒的，只要将个体的生命与价值融入永恒的天道，个人也就可以获得某种永恒。此联在暴露人的困境的同时又弥合了困境，使人在超越中得到归宿，但这种超越又不是廉价的，往往要在“艰难苦恨”中完成，所以，在颈联和尾联中，杜甫尽情地抒发了个人的悲剧感。然而，因为有了首联、颔联的铺垫，杜甫的悲剧感便获得了审美的超越，他的“悲秋”、“多病”、“苦恨”、“潦倒”也就成了超度他的梯航。该诗的内容结构在此类诗歌中极具有典型性：首联起句“大而空”，但又有引发建构价值的强烈冲动；颔联承接首联写自然，不仅具体且蕴涵哲理，将理路转入正题；颈联承上句情绪写人事，为生成全诗意义的现实基础，起着镇定全诗的作用；尾联归于心境、心理、精神家园，合于宇宙情怀，即所谓的“心理成本体”。起、承、转、合，完成了一个循环。

从“沉郁”来讲，全诗表现出一种儒者式的悲剧情怀；从“顿挫”来讲，不仅音韵抑扬顿挫，结构上有内在的回旋张弛，更重要的是表现出了一种历经痛苦而走向超越的祈向，还在一定程度上与儒家推崇的含蓄和温柔敦厚的美学品格相契合。

其实，“沉郁顿挫”更深层的文化意蕴是对现实中天道与人道的疏离的表现以及对理想中天道与人道的亲合的追求，只有在这种表现与追求的张力中去理解“沉郁顿挫”，才能把握其真正的韵致。在传统文化中，天道与人道存在着一种基本的关系，即疏离与亲合。所谓疏离，即天道永远高于人道，在现实的层面上永远无法达至天道；所谓亲合，即天道不仅出自人道，还要还于人道，即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统一，这是从心理体证或形上意义上讲的。现实中的疏离和理想中的亲和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上述的“沉郁顿挫”正典型地概括了这种张力的诗性



特征。

再如《秋兴八首》(之一)：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
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如果说上一首更多地表现了天道与人道的疏离的话，那么，这一首就更多地表现了二者的亲合。首联从自然运转、山川气象着眼，而秋霜化为“玉露”，枯树变作“枫林”，在德配天地的仁者的眼中，秋天只能徒增凝重与爽厉之美。颔联则通过对“波涛”和“风云”的描写透显出大化流行的气势与厚重，在前两联的映衬下，颈联更是将一般思乡之情演绎成了漂泊的游子对精神家园的渴求。尾联是对普通人事的描写，但在“暮砧”的敲打声中，你不更加容易趋向心灵的家园吗？全诗以天道始，以人道终，天道与人道首尾相接，合二为一。

从“艺术”上看，诗作前四句沉雄俊厉，可谓“沉郁”之极，但不仅在“玉露凋伤”中就将严酷内化为道德，更在“孤舟一系故园心”中将前四句化作了追寻精神家园的外在契机，且在尾联中落实到现实的家园，使其过程变得十分“顿挫”。沉郁顿挫之美是一种浑融的美，也是典型的盛唐气象。

疏离是现实状态，而亲合是一种冥证的心理状态，是一种境界。在由现实的疏离走向心理冥证的亲合中，其“沉郁顿挫”之美才能得以更好地显现。

三、彰显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苏轼处在宋词发展的关键时期。宋词繁荣的文化动因主要在于所谓的宋世风流。狭义的宋世风流是指浅斟低唱、歌舞侑酒的都市生活风尚，广义的宋世风流是指汉唐政治本体意识的消解，宋学与禅学的入世转向相融合，政治—文化政策和经济—商业政策的宽松，传统规范与现实风情的融会，士林风流与市井风俗的合拍。这样，“主情”的宋词便必然要在“言志”的唐诗之后大行其道。

然而，词是“诗之余”，在当时看来，是难以与诗争衡的俗文学，如何使词上升到雅文学的殿堂，是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其实，古人早就论及了这个问题，胡寅说：“眉山苏氏，一洗香罗绮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题酒边词》）况周颐说：“有宋熙、丰间，词学称极盛，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山斗。”（《蕙风词话》）其实这说的就是苏轼对词的雅化。雅化的实质是将词变成了时代精神的表现形式，更重要的是使宋代的世俗精神雅化了，即使执著



现实走出了感性享乐的泥淖，把现实生活提升到了生命本体的高度，世俗精神也就上升到了形上的高度。这样，苏轼的词就有了厚重的文化意蕴。

苏词在很多情况下将在过去只有诗才可负载的文化意蕴纳入词中，从这一意义上讲，这才是真正的“以诗为词”。如人们熟知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所谓“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刘辰翁《辛稼轩词序》），此词所以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关键在于它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相吻合。中国人没有外在超越的价值观念，因此英雄梦便是生而有之的理想。此词开端即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唤起了人的英雄梦想，深契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给人以无限的热情和向往；然而，苏轼在唤起人的英雄梦的同时又打破了人的英雄梦，他以自然与历史的永恒和人事的虚幻与英雄的无奈相对照，传达出深沉的悲剧意识，也激发了人们对意义与价值的思考与追寻，将人生无价值无意义的真相豁然展露在人们的面前。然而，人生未必是有价值和意义的，但却是必须有价值和意义的；人生不一定会选择正面的价值和意义的，却是必须选择正面的价值和意义的；因为不选择正面的价值人类社会就不会产生、存在与发展。因此，每吟诵一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就会追问一次，心灵就会被洗礼一次，人作为类的存在物，就会以其本能为类的存在与发展对正面价值进行一次选择。中国文化中的正面价值就通过这样的心理净化机制积淀建立起来。可以说，只此一句，就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中从起点到终点的整个流程。下面的描述无非是为了说明和论证开端的一句而已，起到的仅仅是例证的作用，但自“故国神游”以下，则转入了对上述悲剧意识的消解。中国人传统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有仙、酒、自然、梦、女人等，而“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数句中，除“仙”之外，其余诸种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居然都包含其中。从慷慨壮志到悲剧意识的消解，正体现了中国悲剧意识的“暴露”与“弥合”的双重特点，也概括了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精神流程。

再看《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